丹青映征程

■刘 红

文化视界

二万五千里长征，是一部用脚步丈量信仰、用热血浇筑山河的英雄史诗。世人铭记的，多是雪山草地的绝境跋涉、枪林弹雨的浴血冲锋。很少有人知晓，在步履匆匆、战火连绵的北上途中，始终有一束温柔却坚韧的丹青星火，伴随红军队伍一路跋涉，映照着漫漫征程。

长征的伟大，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战略转移，更是精神上的一路播种。正如毛泽东同志总结长征意义的那句经典评述："长征是宣言书，长征是宣传队，长征是播种机。"在物资极度匮乏、群众识字程度有限且对革命了解较少的特殊时期，创作美术作品成为红军极具特色的宣传方式。这些美术作品将政治话语转化为可观可触的图画，以简洁、夸张、通俗易懂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，与群众建立情感共鸣。红军成立了专门的宣传队伍，负责沿途宣传革命道理、救国之道、民族大义等。所到之处，宣传员们就地取材，在乡村土墙、山崖石壁甚至木板、树干上，创作了大量美术作品。

红军在长征途中的美术作品内容，丰富多样。一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，阐明"红军是工农的军队"的根本性质，明确其"为工农群众谋解放"的立场，同时大力宣传抗日救国主张。这类作品，多留存于贵州、云南等途经省份的农舍板壁与岩壁之上。在云南省威信县鱼洞村，有一幅宣传画，绘有一名手持红军旗帜的红军战士形象，旁配"只有在苏维埃旗帜之下才能得到解放与自由平等！红军川南宣"。在贵州省黎平县城内，有这样一幅漫画，刻画了蒋介石捧着东北三省地图，卑躬屈膝地献给手握指挥刀、气势凌人的日寇。在贵州省石阡县街头，红军印发的漫画传单张贴于墙垣、电线杆上，画面上是一个中国人用绳索牵住狼狈不堪的帝国主义侵略者，配文写道："活捉帝国主义者洋人一名，偿洋两千元！"这些图文并茂的宣传作品，简洁直白、生动有力，点燃了群众心中的抗日火种。

二是揭露土豪劣绅压榨百姓的恶行，勾勒民生凋敝的苦难图景，唤醒民众起来反抗压迫。贵州省黄平县旧州古镇中全巷留存的宣传画，构图简约，图文直白，画面是一名红军战士在迎风招展的红旗下，手持带刺刀的步枪，刺向军阀的胸膛。配以"工农红军联合起来，打倒贵州军阀王家烈"的标语，笔笔有力、字字铿锵。贵州省遵义市枫香坝的宣传壁画以手执斧头、指斥跪地地主的红军形象，直观传递"消灭地主阶级，反对富农剥削"的革命诉求。川滇黔边许多地区也留下了这样的漫画：红军战士手举书有"组织抗捐军，反抗苛捐杂税"或"武装起来成立游击队"字样的大旗，周围聚集着武装民众。在贵州省镇远县卫城省立镇远师范学校门口墙上，红军画了一幅很大的宣传画。画面中有一名劳动妇女，背着一个用"苛捐杂税"4个字组成的沉重背篓，被压得直不起腰。这幅画形象生动地再现劳动人民被压迫剥削的艰难困苦，道出了劳苦大众的心声，使他们懂得革命道理：只有团结起来，推翻反动统治，才能彻底翻身得解放。

三是鼓舞士气，彰显红军必胜的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。红军二占遵义后，一块普通门板化作革命宣传的阵地，诞生了一幅鲜活的宣传画。画中的红军战士身姿雄健，散发出"力拔山兮气盖世"的英雄气概。他右手倒提一个中央军，左手倒提一个黔军，画面左侧字迹朴拙有力："吓死双枪兵！"右侧落笔铿锵："打死遭殃军！"画幅顶端，用毛笔书写的3个大字赫然醒目——运动战。在黔北、川南一带，同类壁画广为流传：红军战士屹立山头，高举"运动战"大旗，山下敌军仓皇奔逃，溃不成军。宣传漫画《过大雪山》，以朗朗诗句抒发豪迈意气："大雪山，不算大，最高不过四千八——算个啥！同志们，比赛吧，看谁最先登上它——顶呱呱！看白军，已抓瞎，金沙江边学狗爬——没办法。蒋介石，回去吧，送来的礼物全收下——多谢啦！"懋功会师后，红四方面军第九军政治部在《会师专刊》刊出一幅生动漫画：红军战士的两只巨拳奋力挥出，将蒋介石打得四脚朝天。这一幅幅饱含力量的宣传画作，化作激荡人心的号角，极大提振了红军官兵的战斗意志，将革命必胜的信念根植在红军官兵心中。

动员广大群众踊跃参加红军，也是长征中美术宣传作品的重要内容。1935年春天，四渡赤水途经川南时，红军宣传员在一块绸缎上画了一幅扩红宣传画。画面的左边写着"勇敢的工农"，右边写着"当红军去"；中间绘着红军手举旗帜，号召劳苦群众参加红军；四周有许多头缠白巾、背着斗笠的工农群众踊跃报名参军。这幅缎画生动地展现了红军开展宣传扩红工作、工农踊跃参加红军的真实情况。

宣传员还结合行军场景，绘制战地速写、战斗组画，实时记录突破天险、军民同心、奋勇杀敌的真实瞬间。这些美术作品带着硝烟的味道行走在长征路上，为漫漫远征筑牢坚实的精神根基，成为长征真实鲜活的视觉档案。

万里征途，宣传员满怀激情，在行军间隙执笔作画、挥毫书志，创作出一幅幅风格活泼、简朴、明快的宣传画。廖承志在长征途中风餐露宿，还要忙于写标语、绘宣传画，并给刊物刻连环画。他的作品或刻画革命者的庄严风骨；或定格长征路上的人间百态，描摹战乱年代百姓的流离疾苦；或勾勒红军将士的征战姿态，彰显红军舍小家、为天下的情怀。严长寿在《廖承志在长征路上》中回忆道："连环画文字说明由油印股先刻好，再送廖承志同志刻连环画。他常对我们说，刻画任务很紧急，宁愿不吃饭不睡觉也要尽快刻出来，部队当前急需精神食粮。"廖承志在长征途中画了大量的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的头像，还有朱德、刘伯承、傅钟等人的肖像。他还替战友画像，每到一处休息时，就掏出铅笔和纸问："哪个要画像？"当时，欣赏他那别具风格的作品，无疑成为指战员们一种精神上的享受。

黄镇的《西行漫画》，可以说是长征途中一份珍贵、鲜活、完整的视觉档案。作为长征路上的革命美术家，黄镇随队伍跨越万水千山，目睹无数艰险瞬间、动人场景。他怀揣一支简易画笔，随走随画，以速写漫画的质朴形式，忠实记录下长征的峥嵘岁月与人间温情。《过湘江》描摹大军涉水渡江、奋勇突围的壮烈图景，江水滔滔、将士坚毅，尽显绝境鏖战的英雄气魄；《泸定桥》画面以凝练线条定格勇士攀索冲锋、不惧炮火的无畏身姿，铁索悬空、险象环生，刻写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担当，并配诗"泸定桥，空无板，红色战士英雄胆，攀缘铁索破天险"；《翻越夹金山》绘写将士踏雪前行、迎难而上的模样，雪山巍峨、寒风凛冽，却挡不住红军前行的脚步，作者标注"雪山高，铁的红军铁的意志更高"，配诗"夹金山，崎岖险径难登攀，红军英雄翻雪山"。除了激战与险阻，画作更藏着动人的军民温情与革命乐观主义精神。《磨青稞》记录战士们自力更生、储备粮草的情景，细碎日常彰显艰苦奋斗的初心。还有多幅民俗图景描摹苗寨藏乡百姓支援红军的场景，真实再现军民同心、鱼水情深的瞬间，朴素的画面之中流露出浓厚真情。

长征中，红军沿途宣传留下的美术作品，有着独属于浴血征途的艺术特质。其创作实用性强，主要以革命宣传为目的；语言通俗直白，一目了然，且形式简便灵活；作品描摹百姓苦难，传递求解放的信念，不事技法雕琢、不追求形制华美，朴素粗犷的画面里饱含滚烫真情，是扎根山野、为人民发声的战斗艺术。

在西南、西北那些闭塞、荒远的村镇，这些刷在土墙石壁、绘在布幅上的丹青图景，跨越文字羁绊，把救亡求存的道理送到劳苦民众眼前。如星火落地，一点点驱散长期蒙在民众心头的迷茫与惶惑，使他们逐渐懂得：红军，是为老百姓谋福祉的人民军队；只有敢于挣脱压迫的枷锁，才能够争取新生。于是，越来越多的群众亲近红军、拥护红军、支援红军——他们积极捐粮献物、搭桥引路、掩护伤员、送子参军，用真情托举着红军的远征之路。

绝境中不忘播种光明，困苦中依然坚守理想信念，这便是长征美术宣传最动人的底色。硝烟散尽，丹青永存。今日回望长征路上的美术宣传，我们依旧能从质朴的线条、雄浑的笔墨、鲜活的画面中，触摸到信仰的力量。

手上的茧

■周 鹏

军旅点滴

退伍那天，我最后一次整理内务。手顺着军被的棱线来回捋过，掌根的老茧蹭着棉布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这声音我听了整整5年，此刻忽然觉得，那老茧像一枚印章，将军营的岁月一页页盖下，凝成一本只有我自己能读懂的册子。

新兵下连，第一课练据枪。西北深冬，枪身冷如冰铸。班长说，枪是要用体温焐热的。我们把枪托抵在肩窝，一趴便是整个上午。落雪沾在枪管上，融了，又冻成薄冰。起初掌心磨得泛白起皱，像冷水泡胀的馒头。而后褶皱里渗出血星，零零散散落在虎口、指根。

在沙砾地里匍匐前进，手肘和膝盖向前拱，手背被枯草划得全是细口子，血渗出来，把作训服袖口染上了色。掌心的血点破了，血混着沙土，结成一层暗红的痂。卫生员给我消毒时，沙粒被酒精冲出来，皮肉露着细小创口。第二天清晨哨声一响，又握上枪，那些未愈的口子再度崩裂。等到春天来时，我发现自己的掌心已经铺开一层密实的、黄亮的老茧，像给两只手各自装了一面小盾。

练单杠时，阳光把铁杠烤得滚烫，我攥紧杠，身体在空中打着晃，掌心又麻又胀。下杠后洗手，凉水冲下来，掌心的茧变白、变软，第二天又是邦邦硬，且比前一天更厚、更亮，像在手上浇了层蜡。

最初，我并不喜欢这双长满茧子、粗糙的手。周末给家里打电话，想跟母亲说一句"我挺好"，目光却落在掌心的茧上。那层蜡黄，让我想起父亲劳作半生的手，想起爷爷蹲在田埂搓草绳的手。我在军营训练场，也是把泥土和钢铁往肉里嵌。

那次驻训，我们在滚烫的沙滩上挖掩体，工兵锹的木柄在掌心磨了一天。收工时，我看着手里这把锹，刃口卷了，木柄发亮。战友们的手掌各有各的厚茧，部位不同，形状各异。我们把手掌伸出来比，像展示各自兵龄的纹路。那一刻我忽然觉得，这些茧长在不同的地方，原来是在记录我们各自的成长。它们像印在肉里的符号，旁人看不见，只有一起摸爬滚打的人才读得懂。

后来，我当了班长，开始带新兵。有一个大学生新兵，第一次据枪，虎口就磨出血泡。他疼得直吸凉气，把手摊开搁在膝盖上。我走过去，亮出自己的手掌给他看。他没说话，伸出指头按了按我掌心的茧，说："班长，像牛角。"我笑道："再过半年，你也能有一对。"他半信半疑。等到年底拉练结束，他在帐篷里抬手向大家展示时，虎口那块凸起的硬茧，成了属于他自己的印记。

5年光阴，这双手握枪、投弹、攀绳、构筑掩体、搬运弹药，从修长柔韧慢慢变得粗硬厚实。退伍卸下军衔标志之际，我垂眸看向掌心，伤疤叠着茧子，将每一项训练、每一次紧急集合、每一段山路行军，尽数嵌进掌纹。

如今回到地方工作，键盘和文件夹代替了手中的枪械和锹镐，可掌心的茧还在。这些茧，是我从军的"账本"。它们记着我在哪个岗亭站过，在哪个靶场趴过，在哪条山路上摔过。它们不声不响，却把我最滚烫的年华，一页不少地钉在掌上。



苏区离歌（中国画） 刘 辉作

余音犹在

■李 江

我家住在西北黄土高原一个极普通的村子，门前有一条蜿蜒的土路。晴天里，路面泛着干爽的灰白色。若是下了雨，那路便成了另一种光景：一脚踩下去，泥泞能没到脚踝。

路的两边，是成片成片的麦田。西北的土地不够肥沃，但麦子似乎懂得人的心，总是努力地生长，铆着劲儿抽穗。夏天几场雨一过，那麦苗便疯了似的往上蹿，不几日工夫，便织成一张巨大的、绿茸茸的地毯，从家门口一直铺到天边。风一吹，麦浪便一层赶着一层，发出"沙沙"的、极轻极柔的声响，像是大地的呼吸。

我家屋后的麦场上空，经常有一个声音在回响——那声音来自电线杆上的大喇叭。

那喇叭的样子，我至今记得清楚。它是银灰色的，高高地固定在电线杆的顶端，俯瞰着整个村庄。

我记得，每天早晨它先发出一阵"嘶嘶"的电流声，像是苏醒前的热身，接着才是正式的播报。内容大多时候先是一些时事新闻，然后是有关村里的一些通知，最后是几段样板戏或嘹亮的红色歌曲。

这些声音，就是我的闹钟。

每个上学的早晨，喇叭总是在固定的时刻响起。母亲听见了，便会推推我："起来了，喇叭唱了。"于是我睁开眼，一骨碌爬起来，匆匆扒拉几口馍馍或者玉米糊糊，背上母亲用碎布缝制的花书包，推开门跑出去。

当我踏上门前的土路时，晨光恰好从东边的山坳里斜斜地射过来。那是怎样的光啊！它不是那种炽白的、晃眼的亮，而是金黄色的，带着些许红晕。这光洒在麦田上，麦苗被镀上一层金边，露珠在麦芒和叶尖上闪烁，像是无数细小的钻石。整片麦田便不再是绿色的，而是变成了一种流动的、变幻的、深深浅浅的黄绿色。我的影子走在我的后面，像跟屁虫一样。空气里满是泥土、青草、野花的香气。

我就这样每天背着书包披着光，听着大喇叭广播，走着去学校。

那喇叭里的声音，会因为距离的远近变得层次丰富。我刚跑出门时，它就在头顶，声音洪亮，字字清晰。待我走得远了些，或者我弯腰捡石头时，它的声音便不那么浑厚了，像是有人把音量旋钮轻轻地往回拧了一点，听得清，但不刺耳。等我背着书包去田埂上撵野鸡的时候，喇叭里的声音更显柔和，与风声、麦浪的"沙沙"声以及突然惊起的鸡鸣声混在一起，成了最奇特的交响。

村子的变化一天比一天快，先是土路铺上了石子，石子又变成了水泥。麦田还是一片连着一片，而那大喇叭，不知是不是因为我上高中后在家时间少的缘故，渐渐听不到它的声音了。直到参军离家那天清晨，我在村口回头的瞬间，才又一次注意到沉默的喇叭。它依然高高在上，银灰色的外壳已经有了锈迹。麦田还在，晨光还在，只是离别的脚步沉了许多。

到了部队，一切从头开始。日子被哨声和口令填得满满当当，压根没有时间去想家。然而，家以另一种方式陪伴着我——营房上面架着的喇叭，总是按时响起，叫醒我的是它，催促我训练的是它，熄灯前伴我入眠的还是它。我故意不去想村子里那个喇叭，不是忘了，是不敢想。怕一想，鼻子就酸。

那年驻训期间，因为一篇演讲稿写得出彩，机关宣传部门让我业余时间给团广播站写新闻稿，然后由广播站的同志念给全团官兵听。

受领任务后，我迫不及待地找到广播站的干事，跟着他们一起在戈壁滩上挖坑、立杆、布线、调试。当最后一个喇叭被固定在临时搭建的铁架子上时，我站在下面，仰头看着崭新的、墨绿色的野战喇叭，忽然想起村子里电线杆上那个银灰色的老伙计。一样的形状，一样的高度，一样地俯瞰着脚下的土地。只不过，这片土地不是麦田，而是黄沙；这土地上的人不是乡亲，而是一群穿着迷彩服的年轻士兵。

那天体能训练时间，播音员按下播放键。先是"嘶嘶"的电流声，和我记忆中的那个声音一模一样。然后他清了清嗓子，对着话筒说："全体注意，今天是驻训场广播第一次试播……"紧接着，播音员开始念我写的新闻稿件以及发生在官兵身边的小故事。那声音，被风沙打磨得有些粗粝，却格外响亮。戈壁滩上，正在跑步的战友们纷纷抬起头，望向喇叭的方向。夕阳西下，暖黄色的光洒在戈壁滩上，洒在稀稀拉拉的骆驼刺上。

我渐渐发现，不止我一个人喜欢听广播。我看到越来越多的战友在广播响起的时候，会坐在沙地上，安安静静地听着，望着远方若有所思。

广播停的时候，夕阳已沉入地平线。戈壁滩暗下来，可我心里那个喇叭还响着……



学以致用 刘松柏篆刻



至诚报国 周树龙篆刻

风 骨

■荣俊运

一瓣心香

九寨沟有100多个海子。五花海的水，清得像一面镜子。

我伏在栈道的栏杆上往下看，视线穿透那一汪澄澈，直抵十几米的深处。水底那些沉木一根一根静静地躺着，像被时光遗忘的琴弦。乳白色的钙质裹着它们的躯干，像一层岁月的铠甲。枝干还是当年倒下时的姿势，该往哪里伸，还往哪里伸。水面被风揉皱的刹那，光斑碎裂成千万片银鳞，那些沉木便在蓝绿交错的水底跟着晃动起来，恍若仍有脉搏在起伏。

当地人管这些沉木叫"水中珊瑚"。我觉得，它们更像一名名铁骨铮铮的战士。

我在五花海边上站了很久。水底沉积的枯木因钙质包裹而保存完好，枝干形态清晰可辨。九寨沟的水富含钙、镁、碳酸氢根离子，树木倒下之后，钙质一层一层附着上去。水底氧浓度低，温度也低，微生物不易生长。于是这些树便以另一种方式活着：不是成为腐朽的枯木，而是变成"水中珊瑚"。

我想起在海岛服役时，一名老兵跟我说过的话。他说："在海岛待久了，人就长成海防线的一部分。不管潮起潮落，就那么站着，站成一块界碑。"彼时年少，我听不出其中深意。此刻看着水底的沉木，我忽然明白那些话的分量。

这些沉在水底的树，活着的时候，迎风挺立，承接阳光雨露；倒下之后，沉入碧波，筋骨不腐，形神不散。它们多像那些戍守边防海防的军人，你可能叫不出他们的名字，也不一定见过他们的面孔。可他们就在那儿，在终年积雪不化的高原哨所，在足球场大小的礁盘之上。他们把最好的年华融进脚下的热土，岁月风霜苍老了容颜，却腐蚀不了精神的坚韧。

在五花海，我看见一株特别的沉木——枝干斜斜地穿过澄澈的湖水，探出水面的那一段，发出了新芽。枯木托举着新绿，生与死在这一刻被赋予别样的意义。这让我想起一位战友说的话："有些人倒下，并不是离去，他们把英勇顽强、舍生忘死的精神和不朽的风骨留给了活着的人。"

水底的沉木不说话。它们把姿态留给了湖水，把精神留给了岁月和每一个低头凝视的人。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：100832 发行电话：（010）68525572 每周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出版 全年定价150元 零售每份0.57元 承印单位：解放军报社印刷厂（地址同社址）